

铁血 碧空

——
苏德空战亲历记

〔苏〕A·H·波克雷什金 著

朱启文 译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



碧 空 铁 血

—— 苏德空战亲历记

〔苏〕 A. И. 波克雷什金 著
朱 启 文 译

航空工业出版社

1 9 8 9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世界十大著名王牌飞行员之一、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空军元帅 А.И.波克雷什金的成功之作。它是以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德空中战场的宽大正面和大纵深为背景,以作者本人的不寻常经历为主线,采用写实方法写成的一部人物众多、涉及面广、情节生动、感人肺腑的巨著。它表现的主题是英雄主义精神。原书不仅在苏联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流传。本书是根据俄文本第五版翻译的。

本书适合于社会各界阶层的广大读者阅读。青少年读之,受益将更多。陆军、海军、空军的广大官兵,尤其空军的空勤人员和地勤人员,更应一读。

А.И.ПОКРЫШКИН

НЕБО ВОЙНЫ

Издание пятое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1975

碧 空 铁 血

——苏德空战亲历记

〔苏〕 А.И.波克雷什金 著

朱 启 文 译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小关东里14号)

—邮政编码: 100029—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香河印刷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8.625

印数: 1—10500

字数: 462千字

ISBN 7-80046-242-0/1·005

定价: 6.80元

译者的话

《碧空铁血——苏德空战亲历记》不仅在苏联国内一版、再版，直至第五版，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还被译成法文、阿拉伯文、捷克文、匈牙利文等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流传。它不但深为各界各阶层的广大读者，尤其青年人所喜爱，更引起文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的重视。

《碧空铁血——苏德空战亲历记》，是以苏德空中战场的一个完整的宽大正面和大纵深为背景，以作者本人的不寻常经历为主线，采用写实方法写成的一部人物众多、涉及面广、情节生动、感人肺腑的著作。

据我所知，象本书这样真实而生动地全面再现当年的前线飞行生活和宏伟壮观的空战场面的著作，确实不多。为什么呢？本书作者在1943年夏天与著名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的一段对话，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当作者问到为什么作家都不怎么愿意写飞行员的战斗与生活时，A.托尔斯泰说：

“……这倒不是因为空军的事情不值得写成特写，写成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只不过我们这些作家都不太了解空军罢了。我觉得，歼击机进行的每一次空战，都是军事学术不可再现的作品。我们这些作家有谁懂得空战是怎么一回事呢？谁也不懂。我在报纸上就看到过这样一段报道，说在一次空战中，一个飞行员突然做了一个什么奇妙的动作，好象叫半滚倒转吧，一下子就扭转了被动局面。可这半滚倒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我全然一窍不通。就拿我来说吧，要想动笔写你们飞行员的战斗与生

活，那我就得首先熟悉你们的战斗、学习与生活才行呢。”

另一位著名苏联作家R.西蒙诺夫的一段话，似乎更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尤其难写的是歼击机飞行员。为什么呢？你可以钻进潜艇里去跟艇员们一起生活和战斗，你可以设法挤进坦克里去跟随坦克兵进攻，你也可以几天几夜蹲在炮兵观测所里亲自了解炮兵作业的细节。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亲身体验这些人的身心感受。即使说不上是全面的，至少也能沾一点边儿。可是，你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挤进歼击机飞行员的狭窄的座舱里去跟他一起升空作战，而一切事情又恰恰都发生在这决定命运的几秒钟，甚至零点几秒钟之间。”

一个严肃的作家绝不会去写他不熟悉的东西，而实战体验丰富的歼击机飞行员又无暇顾及写作，这一来，真正象样的描写前线飞行生活和空战场面的著作，怎能不稀少得如同凤毛麟角？

本书作者A.И.波克雷什金，是世界十大著名王牌飞行员之一。年岁大一些的人都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称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精英飞行员”，英国著名空军评论家罗伯特·杰克逊在自己的著作中用不小篇幅历数他的辉煌战果，连连称赞他创造的奇迹。

A.И.波克雷什金，是苏联空军中仅有的两位“三次苏联英雄”之一。在二次大战中，他始终在前线作战，参加156次空战，击落敌机59架。（如果读者细心的话，那你不难从本书中看出被他击落的敌机不止此数。）他的战功显赫，威震敌胆，以致法西斯德国空军不得不专门拨出力量来严密监视他的动向。

A.И.波克雷什金不仅自己英勇善战，而且还善于培养“后来人”。在他亲自培训的飞行员中，竟有30位成为苏联英雄，其中6位甚至两次荣获这一最高荣誉称号。仅这30位苏联英雄，就击落敌机500多架。

他有极强烈的进取创新精神。著名的“一域多层”歼击机战术，就是他创造的。当时行之有效的“剪刀式”双机护航战术、机群“钟摆式飞行剖面”战术、“空中游猎”战术等，都是他的“版权”。“高度-速度-机动-火力”这个有名的克敌制胜公式，是他根据自己的作战体验总结出来的。这些战术，对苏联空军歼击机战术的发展影响至深，至今仍有学术研究价值和一定的实用价值。

A. И. 波克雷什金不仅是一位传奇式的空中英雄、军事奇才，更是一位文思敏捷、才气横溢的文学巨匠，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碧空铁血——苏德空战亲历记》既充盈着他的军事智慧，更洋溢着他那无穷无尽的文学创作才华。

作者以严肃的写作态度、巧妙的艺术构思、洒脱洗练的文笔，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几次重大战役的惊天动地的场面、当年的战地飞行生活、鲜为人知的部队内部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宏伟壮观的空战画面、乡土气息浓郁的风俗人情。作者笔下的众多人物，个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一言一行，无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变化万千的战地景象，无不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每一篇文字，都能使你跟着它踏上瞬息万变、险象环生的战场，跟着它一起升空作战，跟着它苦思冥想克敌制胜的计策，跟着它担忧，跟着它欢笑。篇篇扣人心弦，处处引人入胜。没有亲身体验、文学造诣浅薄的人，是写不出如此赏心悦目、感人至深的巨著来的。

《碧空铁血——苏德空战亲历记》不仅因其构思巧妙、文笔潇洒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博得文学家的好评，还因其史料翔实准确而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读者在欣赏之余，自会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不少历史知识、地理知识、军事知识，了解苏联、东欧各地的风俗人情。您也能从字里行间悟出做人的道理来，尽管它并未用“道学先生”的腔调来说教。在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理想、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个问题上，它将是您的

良师益友。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译者谨向给予鼓励和支持的《中国青年报》深致谢意，对宁肯承担经济风险也要出版这部书的航空工业出版社深表敬佩，向呕心沥血的编辑同志致敬。译者也不会忘记为本书面世而默默劳动的印刷厂的职工同志们，这部书里融合着你们的心血……

译者诚恳地祈望尊敬的读者和翻译界同仁对译文不妥和谬误之处给以批评教正。

译者趁此机会敬告亲爱的读者：《碧空铁血》的姊妹篇——《知难勇进》，不久也将译完。这是A. M. 波克雷什金继《碧空铁血》之后，用了四年多时间写成的又一部可观的著作。

朱 启 文

目 录

和平时期的最后一秒钟·····	(1)
初试锋芒·····	(46)
乌云翻滚,电闪雷鸣·····	(62)
只有动脑筋,才能有建树·····	(82)
德涅斯特河一线硝烟弥漫·····	(104)
迷人的大海,柔媚的姑娘·····	(131)
再见了,伟大的第聂伯河!·····	(152)
突围·····	(170)
搜寻克莱斯特坦克集群·····	(199)
痛快淋漓的火箭弹攻击·····	(209)
德军长驱直入·····	(231)
山穷水尽·····	(267)
克敌制胜的要诀·····	(298)
在“蔚蓝色防线”上空作战·····	(328)
年轻的鹰·····	(359)
洒满血和泪的航线·····	(374)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407)
通向胜利之路·····	(432)
我们终于回来了·····	(450)
出国作战·····	(473)
啊,西伯利亚,我的故乡!·····	(493)
激战前的异常沉寂·····	(516)

深入德国本土作战.....	(531)
柏林——一片火海.....	(560)
胜利.....	(581)

和平时期的最后一秒钟

“喂，赶马车的！”

当马车夫赶着马车朝着我们这边跑过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仿佛退回到了另一个世纪。我们在德涅斯特河彼岸的中队长训练班生活学习了半年，刚刚返回别利齐，准备回到自己的飞行团去。

“喂，赶马车的！”米洛诺夫那洪亮的叫喊声，马蹄叩击路面发出的清脆的嗒嗒响声，还有那活象古老故事里描绘的那种模样的四轮马车，这一切，都给人以异乎寻常的感觉。

米洛诺夫急忙抢了一个好座位。

“上机场！”

其实，马车夫是知道我们要上哪儿去的。他漫不经心地瞟了瘦小的米洛诺夫一眼，随即盯住我和潘克拉托夫，不住地上下打量着。唉，但愿他这辆破马车可别散了架子。马车夫一抖缰绳，对着马吆喝一声：

“驾——！”

座落在这条主要街道两旁的那些熟悉的房屋，从我们身边掠过。这条街道，这座城市，使我联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比萨拉比亚重新与苏联合并。当时，我们曾经准备进行空战。可是，一切问题都和平解决了。我们飞行团的飞机编成阅兵队形，威风凛凛地飞过边界线，随后，就在别利齐城郊的机场着陆了。

我们熟悉这座城市，就是从这条主要街道开始的。那时，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这条大街上来散步。

南方阳光强烈。米洛诺夫懒洋洋地坐在马车上，眯缝着眼睛说道：

“坐上这辆马车在整个欧洲兜上一圈儿没问题吧？”

“你算是找到闲游逛的好地方了——别人想从那里往外逃跑还来不及呢！”潘克拉托夫接上他的话茬儿说。

马车夫扭过头来看着我们。我们三个人彼此望了一眼。马车夫在想什么呢？记得，就在前几天，一架南斯拉夫的萨瓦型轰炸机在我们机场着陆了。机组人员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才逃出法西斯魔掌。南斯拉夫飞行员们的面部表情是阴沉严峻的，充分显示出他们要誓死搏斗的决心……

“要是在《大圆舞曲》那优美的旋律伴奏下，驾着我这马车漫游维也纳森林，那该有多么舒畅啊……”

四轮马车在飞行团司令部驻地的木板棚前停住了。马车夫是很熟悉到这里来的路线的，因为那些住在城里赶不上早晨接人班车的飞行员，常得求助于那些清晨早起的马车夫。不过，米洛诺夫、潘克拉托夫和我——我们这三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在一段时间里，是无求于接人的班车和马车夫的，我们自己的小轿车。那可是在一次偶然的会中弄到手的。

在我们这些苏联军官刚刚来到别利齐的那些日子里，成群的街头流浪儿总是缠住我们不放。他们说：“叔叔，我们等了你们20年了，给我20戈比吧。”那些当地的经纪人却常把话头岔开，纠缠着要和我们做生意。

有一次，有那么几个经纪人围过来，用夹杂着波兰语的俄语说：

“军官先生，不打算买点什么东西吗？”

“买一条大轮船！”我的一个同伴跟他开玩笑说。

“买大轮船？那也未尝不可。不过嘛，买那玩艺儿有什么用处？还不如买一辆小汽车呢。”

“那就来它一辆小汽车好了！”

第二天，果真有一辆老式小轿车开到我们的住处来。开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昨天见过面的那个经纪人。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都傻眼了。当初，我们只不过不大愿意坐那种装着怪声喇叭的汽车外出罢了，总觉得不够气派。事已至此，也就只好凑合着买下这辆破汽车了。

“西班牙—瑞士造！竞赛车！”经纪人指着厂家标牌介绍说。

我们几个人倒也乐意。摸了摸木板拼成的双座驾驶室，动了动外面包着一层实心轮胎的木制车轮。然后，在汽车周围贴满了“羚羊角马”之类，我们就坐上它阔阔气气地在城里兜起风来。尽管发动机那震耳欲聋的怪声很惹过往行人讨厌，然而，我们都觉得坐上这辆“西班牙—瑞士造”舒适极了。

我们这一群吵吵嚷嚷的伙伴，每天早晨都坐上这辆破轿车到飞行团司令部去。工作之余，我们就驾上它到宽展平坦的大路上去兜风。后来，我们到中队训练班去学习，这才中断了这一段驾车兜风的愉快生活。现在，我们的“西班牙—瑞士造”可能早就被人丢进垃圾堆了，因为在去年这一年里，苏维埃比萨拉比亚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来到飞行团司令部，我们只见到了值班军官——一位下级军官。他说，飞行员和机务人员，这几天都到科托夫斯克城郊马亚基村附近的飞行训练营去了。

“不过，团长没有走，他在机场上呢。”值班军官补充道。

机场，到处都被弄得坑坑洼洼。载重汽车在新堆积起来的土堆之间来来去去，成群的比萨拉比亚青年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挥锹掘土。

“我说弟兄们，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后勤人员真的想要把汽油罐埋藏到地下去呢？这家伙可是一个头号的大目标呀！”米洛诺夫提高嗓门嚷道。

“早就该这么办了。这样大的目标，就是在老高老高的同温层，也能够看得见。”莫恰洛夫颇有同感地附和着说。

“那为什么还要把它涂成白色的呢？”

“别瞎嚷嚷了！大概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能用上混凝土跑道了。”

“这才是正经话呢！整天嚷嚷着混凝土跑道，可是，我们的飞机机轮还从来没有接触过混凝土跑道呢。”

机场上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只是在机场的尽头，在离小溪不远的地方，有一些很大的长方体木箱。团长伊万诺夫和团机务主任肖洛霍维奇，都在大木箱跟前。我们几个人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伊万诺夫团长见我们回来了，很高兴。在我这个当小组长的向他报告过我们刚从中队长训练班结业归来之后，他笑着和我们握手，说道：

“祝贺各位结业归来！还要祝贺你，波克雷什金，给你改任新的职务了。”

我们几个人彼此望了一眼。站在我身边的米洛诺夫沉不住气了：

“我早就说过嘛，训练班主任是不会饶过你这个爱出‘怪点子’的家伙的。这回可好哇，我也祝贺你：被人家给降为普通飞行员了！”

伊万诺夫团长那宽展丰润的脸上，显出温厚的笑容，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和善地眯缝着。

“他的‘怪点子’我们是知道的。等他坐进米格飞机的座舱，就让他好好出出‘怪点子’好了。驾驶米格飞机，可不像驾驶依-16

型飞机那样容易。……波克雷什金被任命为飞行大队副大队长了。”

说到“怪点子”嘛，那是因为我在空战训练中常常喜欢独出心裁地琢磨一些高级特技动作，或者根据空战需要改变一些高级特技动作的样式，同伴们就在说说笑笑之间，把这个爱出“怪点子”的美名安到我的头上来了。我们的中队长训练班主任，由我们的副团长日兹涅夫斯基兼任。他主张循规蹈矩地、四平八稳地驾驶飞机。对一切新鲜事物，他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他自己飞行时从来不带“激情”，他也绝不允许别人带着“激情”飞。

团长刚才说“等他坐进米格飞机的座舱……”，这是什么意思呢？噢，我明白了！他们不是刚从那些白色的大木箱里，一架又一架地拖出来好多架崭新的草绿色的歼击机吗？干干净净的歼击机，真象刚从鸡蛋壳里孵出来的雏鸡，可真惹人喜爱。

那还用说，机场上来了新式飞机，那对飞行员们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我们一齐朝着大木箱拥去。

就在这时，空中传来断断续续的飞机响声。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抬头仰望天空。

一架陌生的飞机正从高空飞来。

“德国侦察机！”

“是容克式的！”

“可不只是一架哟！还有梅塞施米特式的呢！”

可不是吗，在那架菱形机翼的双发轰炸机的周围，还有4架歼击机护航呢。这些飞机是刚从我国内地上空返回，途经别利齐，向西飞的。

“容克式”。在我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容克式”。现在，当我们都在仰望天空的时候，不由地勾起了我对当年的回忆……

那是9月的一天，新西伯利亚市上空突然飞来一架飞机。也

许是为了吸引大人和小孩来参观吧，这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然后才降落在一个大操场上。全城的人都拥向大操场。我们小孩子可比大人利落，光着两只小脚丫儿，跑起来飞快。最先拥到大操场的，当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了。尽管飞机旁边已经布置了岗哨，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底还是挤到了飞机跟前。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冰冷的机翼，还凑到发动机跟前闻了闻从来没有闻过的热腾腾的滑油味儿。不管怎么说吧，也许正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产生的感受，决定了我的未来。

在那架飞机跟前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有人提到要建立苏联自己的航空队，说到保卫祖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容克式”这个词。看来，那架飞机，显然是用西伯利亚人的捐款，从德国“容克”飞机公司买来的。这是一次对各大城市进行宣传鼓动的访问性飞行。那时，“容克式”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既神秘又悦耳的。它唤起了我的求知欲望，引起了我对飞行的幻想。在小学和后来在工厂技工学校里，我一方面勤奋地学习，同时也加强了身体锻炼，为的是将来能够考进航空学校。我对轰轰烈烈的事业充满了幻想。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终于飞上了具有无限魅力的无边无际的天空。

今天——1941年5月的一天，我又看见了“容克式”。然而，那是德国的轰炸机呀！德国轰炸机断断续续的轰鸣使我感到，祖国的天空，好象一下子被别人主宰了，我不由地怒火中烧。

“这是法西斯德国的飞机吗，少校同志？”米洛诺夫一本正经地问道。

“那还能是谁的呢？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空中目视侦察，照相侦察，他们都干过了。”少校团长忧心忡忡地回答说。

我在想，为什么不发警报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去跟踪它呢？于是，我顺口说道：

“要是这里有飞机的话，那我就立刻上去用照相枪把这一群恶棍的卑劣行径拍照下来！”

“它们已经飞到普鲁特河上空了。”团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想截击这种飞机，那可得用比咱们的‘依-16’飞得更快的飞机才行呢……不过，上级规定不准打这类飞机。”

团长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很使我们困惑不解。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规定呢？他们侵犯了我们的领空，难道我们就无权把他们揍掉吗？”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青天白日就大摇大摆地飞来照相侦察，难道连狠狠地吓唬它一下也不行吗？”

我们都非常激动地望着团长，好象关于国境地带的这一条规定是他制定的，他有权改变这个规定似的。

“这是上边的指示。”团长忧郁地解释说，“是外交上的需要嘛……你去追赶这架敌机，你看一看地图就明白了，恐怕别处也会有敌机越境侵扰呢！”

我们总觉得这太不公平。虽然我们也在试图寻找几条理由来说服自己，但结果全都无济于事。各种迹象使我们极为不安地预感到，法西斯德国的飞机越来越频繁地侵犯我国领空，是一种不祥之兆。

我们站在被挖掘得坑洼不平的机场上，身旁摆放着不少尚未组装到一起的飞机大部件。我们在想，刚刚飞走的那架德国侦察机，现在大概已经在罗马尼亚或者匈牙利的某一个机场上着陆了吧？那个机场上一一定挤满了敌机。在这种时刻，每一个人都会想起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践踏了差不多整个西欧各国的领土，它的军队拥进了巴尔干半岛。我们也痛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些飞行员，对隐藏在国境线丘陵地带那一边的敌人机场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

机务人员在团机务主任的带领下，又动手组装飞机了。团长一会儿走到这架飞机跟前吩咐几句，一会儿又走到那架飞机跟前交代一番。后来，团长用力招手叫我们到他的跟前来。

我们来到一架已经装上起落架的米格飞机跟前。机翼已经与机身对合好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你们都傻呵呵地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点给我爬进座舱里去看看！”伊万诺夫团长说完，就朝着一个正在启箱的大木箱那边走过去。

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爬进崭新的歼击机的座舱，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座舱里的各种设备。

“怎么样，喜欢这种飞机吗？”团长拐回来以后问道。

谁也没有吭声。刚刚看了一眼，谁也说不上该如何评价这种米格飞机。

“倒是挺好看的，发动机的功率可能也不小，只是武器好象有点差劲。”我小心翼翼地說出这种飞机给自己留下的初步印象。

“差劲？”少校团长有点诧异，“好几挺大口径机枪，还有两挺速射机枪，难道这还不够吗？”

“要是给它装上一门机关炮就好了，团长同志。‘容克式’可不是那么容易揍得下去的呢。”

“容易？哪有那么多容易的事情！”团长反驳说，“要动脑筋才行呢。我们驾驶这种米格飞机上去截击，管叫它‘容克式’倒霉……要不，咱们还是驾着那头可爱的‘小毛驴’（依-16型飞机）上天怎么样？”团长最后开着玩笑说。

我们大家都转而纷纷赞扬起米格飞机来了。

“这就对了！”团长高兴地说，“你们今天就必須动身上马亚基村附近的飞行训练营去。那里已经有两架米格飞机了。你们没有看见现在是什么时候吗？战争正在威胁着我们。我们必须加